

■龙艳荣

## 荒园穿过深秋

(二)



三

从我无意走进这园子就再也没刻意离开过它，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一次又一次推开铁门，在这座荒园里走向自己。

我在园中睡去。一只蝴蝶飞进梦里，越过漫漫时光停在七岁的我面前。那时我初到县城，说着乡下方言，学着县城口音，眼里满是惊奇，心里全是欢喜。放学路上我追着那只蝴蝶一路奔跑，直到另一个女人跟前才停下。我抬头看不清她模糊的面庞，但那疲惫得像经历了几生几世的神情，却是我熟悉的——多年后的自己。她看着我，一言不发，像一只渐渐散开的蒲公英，我紧紧抱住了她。

我抓不住那只蝴蝶，它越飞越远，绕过了那个女人飞向她身边摇篮里躺着的婴儿。那个鲜花般的婴儿，花蕊般的嘴唇，时而嘟嘴哭泣，时而咧嘴大笑，接着她喊出妈妈来。她不熟练地喊着，试探性喊着，拖长尾音喊着，习惯性喊着，像要把长大之前无法表达的言语都投进那两个重复的字里。

妈妈，女儿的嘴唇里含着这声声珍珠般的呼唤，即使在梦里，我也忍不住一遍遍应答。女人轻轻拍着婴儿，她终于安静下来，翻了个身甜甜睡去。

蝴蝶停在一座北方城市里。我看到母亲早早起床从医院附近的出租屋里走出来，她提着保温盒穿过凌晨五点的街道推开病房的门，父亲正躺在病床上，被子盖着他，像什么也没盖，空空荡荡。那是父亲做完手术的第一天，他无法说话，他一辈子也没说过多少话，可是突然失去说话的权利，让他焦躁难捱。我推开门，看着插满输液管子浑身刀口的父亲，轻声唤着爸爸，他张开嘴却无法回答，眼角的泪水一滴接一滴落下来。那是他憋了一生都未能流出的泪水。

蝴蝶飞出了梦，睡眠在我渐渐醒来后像一朵开败的花。

每一个梦都是从生活深处射出的子弹，每一颗都不偏不倚落在了梦的靶心上。我忘记的，梦都替我记住了。我铭记

■革丽娟

## 猫咪“球球”

诗人黄庭坚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养得狸奴立战功，将军细柳有家风。一箪未厌鱼餐薄，四壁当令鼠穴空。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对猫的喜爱。

母亲也喜爱猫，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呢。她十多岁的时候，一天，她随曾祖母下田干活，途中遇到一群野猫在打架，你扑我咬，场面十分激烈。一只猫左冲右突，摆出一副誓死相拼的架势，其它的猫见势不妙，仓皇逃散，而这只猫在混战中也受了伤，一只耳朵被咬掉了状如三角形的小肉块。母亲见了心生怜爱，把它抱回了家。

这只猫在母亲的照料下长得浑圆，就像一个鼓鼓的皮球，母亲给它取名“球球”。“球球”生得十分俊俏，背上的黑毛像一件大氅披在身上，风度翩翩。肚皮上有两团白毛点缀其中，煞是好看。四条腿露出一小指长的白色，犹如一位黑衣少女穿着白靴。它只要听到一点动静，两只耳朵就会机警地竖起来，铜铃一样的眼睛四处搜寻。

平静地度过一段时间后，“球球”生下了宝宝。母猫一旦生下小猫，就会加倍地呵护它的孩子，不让猫宝宝有半点闪失。当生人靠近它的时候，它就会弓着身子，怒目圆睁，根根胡子张开，嘴里发出“呼”的一声，似乎在说：“退后！退后！再不退后，休怪我无礼！”母亲听人说，属龙

的，梦都替我收藏了。如果没有梦，他们会去向哪里，我会在何处停泊？还有那只蝴蝶，它穿过我漫长的沉睡旅途，在我醒来后，又飞向了哪里？

满园的蝴蝶，我从未抓住过一只，即使在梦里。

四

这年秋天，以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为起点，以这个独自蓬勃的园子为终点，我反反复复从喧哗中走进来又从宁静中走出去。我深深依赖着它，总是走着走着快要看到它时就加快脚步跑向它。

铁门在我身后关上的一瞬间，诞生出一个奇迹来。像蹦跶在草间的小虫，我游荡在荒园中，忙于快乐。我听过园中专注的啄木鸟声，我见过狭缝中长出的小花，我拾起过枝干上掉下的蜗牛，我闻过雨后泥土的陈旧气味，我走过布满青苔的石子小径，我趴在那座玻璃房子外看见阳光被关入室内像焰火一样升起。我还发现房子不远处隐藏在树林里的一棵银杏不小心漏出的马脚：在一众绿叶间，唯独它像国王身着金袍。对了，还有南天竺用所有的羞涩攒成的小珊瑚珠子，让人看一眼就想到了爱情，只看一眼。

我常想如果不是那只刺猬引路，如果不是那扇铁门虚掩，我仍将继续停止在生活中一那些筋疲力尽的匆忙脚步不过像只不倒翁的原地摇摆。尽管我日日夜夜都做着离开准备，行李放在门口，随时可以启程，可回头一看女儿正在熟睡，房间传来父亲的咳嗽，我终究踏不出

门槛。我将深埋疲惫面带笑容继续留下来，留在原地等无数个相同的日子降临在我身上。可遇到这个园子之后事情就不再如此了。

如果说生活让我的眼睛黯淡无光，精神萎靡不振，灵魂疲惫不堪，是这个园子为我保留了一个可以与自己相处的角落，让我将随身携带的深渊一寸寸填平。是它的宁静慰藉了我收留了我提醒了我，是在这个园子做过的梦温暖了我。它紧紧包裹着我，仿佛我刚刚穿过暴风雪抵达此处。它将深埋记忆的种子植入梦境，让温暖不是从柴火上燃起，不是从空调里冒出，而是从睡梦中潜入我的大脑深处，一遍遍熨帖我隐藏的悲伤，治愈我破损的哀痛。

这个始于偶然的园子，也许真是命运的苦心安排。命运被均分给每个人时，总会在他感到为难的时候为他安排一个去处，于高僧它是一座寺庙，于伶人它是一座戏台，于我就是这个园子。它像一本陈旧的经书，一只发出笃实声响的木鱼，一串光亮的佛珠，让我免于眼神仇恨；它像一本失传的戏单，一支回肠荡气的昆曲，一个深情的回眸，让我免于精神孤寂；它像一面轰隆隆的大鼓，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河，一座经幡飘荡的雪域高原，用远方的喧腾将我周身的喧哗吮吸而去，用大彻大悟的苏醒让我免于灵魂黑暗。这种深厚的福祉从一个深秋的早晨开始后就再也无法结束了。

(未完待续)

■王昌新

## 王昌新的诗

## 老屋前的那片海

小时候，那老屋前的池塘  
就是一片蓝色的海  
海底有蓝天，有白云，也有月亮  
后来，那海越来越小  
直到海底干涸  
我才发现，海底什么也没有

## 那一年的雪落满了南台

那一年的雪落满了南台  
每一朵雪花都很美  
我站在雪地里很温暖  
多希望雪，就那样不停地落下来  
落成一座城堡，永远不会融化  
我喜欢脚踩在雪地里发出的声音  
一切都是那么轻柔  
我也喜欢那一朵彩霞  
在雪地上缓缓升起

## 一粒青花椒

他饱尝人间苦涩  
已不再是那俊秀的少年郎  
那些风风雨雨早已凝结成斑  
堆积在他并不成熟的脸上  
他以为，用一种沉默就可以抵抗苦难  
他也以为喝得酩酊大醉  
就可以让自己麻木  
要看一生就要结束，他没有眼泪  
当然，他也笑不出来  
当一种势力彻底将他的身体彻底击垮  
你可以看见他的内心是如此之空

## 铁锚

你的名字叫铁锚  
你将爪子伸进岸边的泥土  
任凭狂风暴雨  
你的小船始终在汪洋之上  
春天的时候你没有爱情  
冬天的时候你在暴雪中演奏  
你一嗓子褪去汹涌的潮水  
你一嗓子落下满地的月光  
如今，你已锈迹斑斑  
对于大地的书写  
依然苍劲有力

## 石牌豆腐郎在异乡

一块刚刚诞生的豆腐  
显得苍白，热气中也闻不出它的香味  
它一定是噙满着故乡的泪水  
我不忍将它切开  
生怕它会扎心地疼  
这让我不由想起了石牌的老街  
那些老街上铺满的青石板  
一块一块的  
都冒着清香的热气

## 卖松树菌的山民

昨天的暴雨预警  
他们对此忽略  
提着一篮子的希望  
天不亮就匆匆赶到城里  
他们在雨中坐成一排  
我从他们面前经过的时候  
雨水，突然变成一些词汇落了下来  
比如慈悲，善良，弱小或者伟大  
每一个词汇  
都被雨水冲洗得如此干净  
(通联：钟祥市石牌镇胡冲村一组)

荆门诗人  
现代诗歌大展(15)

四处巡山。村头有一处乱坟岗，杂草丛生，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地。“球球”利用它黑色大氅做掩护，以它敏捷的身手出其不意，常常能大获全胜。它擅长抓野兔，每次捕获兔子后，唯恐其它动物掠夺它的辉煌战果，总是把兔子衔到母亲家的屋顶上，躲在一处僻静的地方享受美味。说来也奇怪，l“球球”每次只吃兔脑袋，兔身子留给主人。“球球”大快朵颐之后，从屋顶纵身一跃，跳到母亲脚边蹭来蹭去。母亲自然心领神会，搬出一架长长的梯子，小心翼翼地爬上去，把兔子拿下来剖洗干净，就可以打牙祭了。在那个贫苦的年代，“球球”无疑是家庭生活上的好帮手。母亲极端地宠爱它，有空了就抱着它，抚摸它的毛发。然而，有一天“球球”外出后再也没有回来。曾祖母逢人就问：“看到我家球球没有？看到我家球球没有？”后来问到喜欢打猎的么爷，他吞吞吐吐地说，有一次他看到草丛中窜出一个黑影，以为是一只兔子，迅速扳动扳机，黑影倒下了，他走过去一看是一只猫。……曾祖母一听脸都气绿了，咬着牙跺着脚说：“你呀你，怎么不看清楚呢？多好的一只猫就死在你手里了！”说完，还给了么爷一个恨得牙痒痒的眼神。

母亲说，猫是有灵性的动物，当你恩惠于它时，它也会回报你。但愿人和动物能够和谐相处。(通联：荆门市实验小学)